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御史_臣李陽樾履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七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誣昭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

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愴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囑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令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

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稽為巡撫時嘗薦黃琬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厯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

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
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
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
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
新以為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
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
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按
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

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若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等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叅將支玉伏兵仄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

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
敕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
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賑活三十餘
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
摘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
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
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
洲率為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

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
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
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輔弘治改
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明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
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
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
興大獄喬新率掾法直之吉愈啣恨數撫他事奪俸二
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

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志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
魯覲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
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
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
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嘗使淮西巢令閻徽少學於文
淵以金帛餽喬新却之閻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
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
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

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為
櫬者喬新堅却之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
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
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
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
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
較雋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
已罪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

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黯昧誠為可惜
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
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
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
忠言喬新學問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
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
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
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
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廢明年
賜謚文肅裔新五世孫源萬厯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
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儉邪宜召王竑李
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

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
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韶偕御史李琮覆勘韶等
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
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
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
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
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
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

家二十一人定逮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
疑獄久不決詔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
淫祠王府祭墓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
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詔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
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還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
黃福皆進俸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詔先後論奏
最為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
木害猶酷詔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調之貴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
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
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
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通年以來進
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
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
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

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
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為大理卿帝得疏不
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
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即位召為刑部右
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為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
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為定折價額蠲宿負憫

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
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
才覆功實仕路為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
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
多乞嚴杜倖門痛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
秋代何喬新為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賊敗至數千
兩徵僅什一以其母訴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
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職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
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
赦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荆王
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減
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
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
衆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韶泣部三年昌言正
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

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
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
等言韶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
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韶嗜學公
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韶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
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

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為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其寺却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婿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譴焉靈寺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戶部

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
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
宜大為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
遷官遂致剥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
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為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
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板籍猶存若里
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
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

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為具奏章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為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之少

袁奉御趙獻雄縣地為東宮莊經等劾瑄瑄違制下詔
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
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
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
撫高銓言閒田正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
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
之忤旨切責雍正祐檄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
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羨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為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

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杭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歐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勲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

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
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
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
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產不
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
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
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

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
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
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為改撥太僕銀
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
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內官
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
強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太監李廣
死帝得朝臣與覬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諸臣交通狀

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道劾廷臣奔競李廣廣闡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任乞檢曾否有臣姓名更嚴鞠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為奔競無耻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為臣洗雪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即死填溝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自陳乞休報許賜勅馳驛加

太子太保以佾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京戶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壻兵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乃召為禮部尚書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為右都御

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遷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
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厯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
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為書
授之帝聞而稱善厯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
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
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
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宥之裕入謝既出
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

耶致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
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讚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
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
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
中鄭宗仁疏節光祿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祿御
史田廩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請借太倉銀賞之裕等言
疑有侵盜弊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
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阼斥番僧還

止留日諾爾巴勒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解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初賽馬爾堪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傳德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而治德違詔罪帝不從後者使再至留京師頗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汗號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

使適遇倔强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
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怒為吏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
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
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
亦再疏爭終不聽裕為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
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
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

贈太保謚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室生岳遂以為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厯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為尚書詔召國師琳沁札勒於四川岳力諫不從給

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彙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曰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焉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滸為吏部尚書嚴絕

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貌狀魁岸風采嚴峻善斷
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同列者最推遜
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
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畧
云近歲瑪拉噶阿勒楚爾博羅齊伽嘉色凌大為邊患
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
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
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致兵烽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
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與
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
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為辭
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餉
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
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
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為敵人所

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
彼有門廷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
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
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
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
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
未可離首尾衝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計哉至於延綏
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

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憇憇并
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且
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
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
令民輸芻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
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
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
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

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為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需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為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為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

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
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
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
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
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
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
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
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

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
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
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
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
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
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
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
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

月辛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強宗家僕珪請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革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左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討古田獍副總兵馬俊
叅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
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弘治七年遷南京刑部尚
書尋召為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十
三年代白昂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
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
為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怒宣府妖人李道明
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戶黃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

明將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
餘悉得釋而抵珍罪聰亦下獄貶官帝之親鞠吳一貫
也將真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
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
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
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
太執耳卒如珪議正德元年六月以年踰七十再疏求
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

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嘽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嘽不可賄上官強之執愈堅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

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携一土物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流劫竹山平利冊合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討擒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鈔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冊等勘之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薜王蓋自疑見

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
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
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葬蓋詔獄命文升珊
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
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譖者得
志帝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
罪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召對大
臣珊與大夏造膝宴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曰時

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
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忌也
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
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
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
問珊病狀言珊實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
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
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

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贊曰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厯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

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
易言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彭韶傳錦衣指揮周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
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臣

黃壽齡按明實錄命韶等勘田事係成化五年先是
四年周或已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至是又欲於
其外籍民田故特命韶琮覆勘傳中祇錄四年一層
謹詳核以備考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二

周洪謨

楊守陳

弟守趾
子茂元

茂仁

張元禎

陳音

傅瀚

張昇

吳寬

傅珪

劉春

吳儼

顧清

劉瑞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二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進學士尋為南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年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准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儀用冕旒十二而

舞佾豆籩數不稱洪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笙鏞祝故為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左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宜改製帝即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電樓殿瓦獸多

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昇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歿猶上安中國定四夷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

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
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錄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
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為東
宮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錄守陳以為
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宮僚悉
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
左右言劉宣見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
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
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昔忝
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奧旨
儒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
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
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

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
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
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
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
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

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

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詞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

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
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後果
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
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
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陟子茂元茂仁守陟字維
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卒六館生
伏闕訟寃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
都者會從兄守隨為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陟乃以為

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龐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滸奏遣他官攝之守陞貽書極詆滸失十年大計京官守陞時掌院事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既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

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陟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為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久之卒守陟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為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守陟為位哭奠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

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湖廣副使改山東
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
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
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
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
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
銳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
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

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
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
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興銳連章劾茂元妄詔遣
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還楊副使及陞
見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
老懇寬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考文論救部擬贖杖還職
特調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
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

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
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涖南京都察
院終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刑部郎
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劾偕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
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
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

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
修德為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觸為諱講退更凝神靜
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
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
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
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
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
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

為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為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求性命之學閱二十年中外文薦皆不赴弘治初召修

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非大有為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邇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錄成遷南京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召為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

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為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並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闊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啟初追謚文裕陳音字師

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諱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問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

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
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
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
滿進侍講汪直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
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乘墉大呼曰爾擅
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
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劉吉父喪起
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

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為所劾
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負
經術士多遊其門者然性健忘世故璫屑事皆不解世
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為笑然不盡實也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討
嗜學強記善詩文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
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尋命兼學士入東
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瓊為禮

部尚書保定獻白鵲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
所得玉璽來獻以為秦璽復出也瀚率同列言秦璽完
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為
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
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
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
多變異瀚條上軍民所不便者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光祿寺逋行戶物價至四萬餘兩瀚言由供億之濫願

敦儉素俾冗費不生所條奏率傳正議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

張昇字啟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直被斥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奸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壺凶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為營掇父存則異居

各爨父歿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
恣為淫黷且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
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
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為尚書孝宗崩真人陳應禡西
番灌頂大國師納克卜嘉勒燦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
清宮昇請逮治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
逐之昇在部五年遇災異輒進言亦數為言者所攻然
自守謹飭武宗嬉遊怠政給事中胡煜楊一漢張禴皆

以為言章下禮部昇因上疏請親賢遠佞克謹天戒帝是之而不能用昇遂連疏乞休不允正德二年秦府鎮國將軍誠澈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忤劉瑾謝病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卒於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
典誥勅仍侍武宗東宮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
事間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
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
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
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
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
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

歲後竝葬裕陵祔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
帝終以竝祔為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
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
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為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為
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
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
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為之惜而寬甚安之曰
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爽中書舍人補次子與國子
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
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
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為衣素一月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
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成遷左
中允武宗立以東宮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宗實
錄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於劉健等多所

廉費鎬與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
遷翰林學士歷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費宏為禮
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為簡自珪數有執爭章奏遂多
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下院中
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
慶法王敢與至尊竝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珪居
閒類木訥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卒以此忤
權倖去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

印珪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閭閻冀去珪流寇擾河
南太監陸閭謀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
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所
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橫行郊圻肘腋間民囂然思
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
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閭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張羽奏雲
南災珪因極言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復奏四月災
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

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
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
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書孫文亦以守正見
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珪歸
三年御史盧雍稱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
為累乞頒月廩歲隸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謹當起
用吏部請如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
卹典撫按以為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錄先

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履
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代傅
珪為禮部尚書淮王祐榮鄭王祐樸皆由旁支襲封而
佑榮稱其本生為考祐樸并欲追封入廟文城王秉机
由鎮國將軍嗣爵而進其妹為縣主春皆據禮駁之遂
著為例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殿有綽爾吉
鄂色爾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還烏斯

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齋茶
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
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為邊
患若許其齋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
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齋茶卒與誥
命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斯
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
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偽中

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勅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并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鎮守內臣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鎮守臣不納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諡多所裁正遭憂服闋起南京吏部尚書尋以禮部尚

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簡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參政子彭
年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遼東苑馬寺卿
起宗子世賞廣東左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政使以
清譽聞鶴年孫世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
皆由進士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

錄直講筵劉瑾竊柄聞儼家多貲遣人啗以美官儼峻
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者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
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疏
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
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太宰輔不及知
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内外人心動搖徐
淮以南荒饑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
為盜所禦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起於肘

腋臣所大懼也不報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
相砥以名節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
為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銜之四年摘會典
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諳政事調外
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
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

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為尚書清協恭守職前後
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為御史李獻
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悉報
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為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
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
戶勘揚州高淪爭私財事囚其女婦惜毒備加請自今
悉付所司停旗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

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父時數官山東僉事以廉惠稱瑞
舉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好學潔修遇事輒
有論建清寧宮災請罷醮壇時召內閣諍官延訪治道
人言故閣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
罪人今來覲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
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興濟真武廟壽
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

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
讐請追正欺罔之罪報聞闕里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
祭告瑞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武宗即位疏陳端治
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
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
磨金濂由是諸臣多獲進用劉瑾用事瑞即謝病貧不
能還鄉依從母子李充嗣於澧州瑾榜瑞為奸黨又以
前薦雍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給瑾

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名為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
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因災變偕同官條上六
事又言齊醜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
之大禮議起瑞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小宗之義凡數
年高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謚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詞臣歷卿貳或職事拳拳或侃侃建
白進講以起沃為心守官以獻替自效於文學侍從之
選均無愧諸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周洪謨傳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德政因陳時務
十二事 臣黃壽齡按周洪謨所陳十二事一曰察
吏治以示勸懲二曰撫流民以防姦宄三曰興學校
以敦風化四曰慎科舉以求真才五曰止科斂以恤
貧窮六曰均賦役以甦凋瘵七曰糾武職以足兵食
八曰肅軍令以止劫奪九曰謹防巡以禦寇賊十曰

恤吏員以廣仁惠十一曰省虛費以節民利十二曰
設方畧以遏橫暴景泰命廷臣采而行之見明實錄
謹附考

傳珪傳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於劉健等
多所糜費鐫與修者降珪修撰臣黃壽齡按獻徵
錄劉瑾柄政摘會典訛字降珪修撰與傳語小異謹
附識

傳珪傳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電降星隕龍虎出見地

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灾未有若是甚
者極陳時弊十事

臣黃壽齡按明實載傳珪原疏

疏無時務十事之文其疏末但云敕内外文武羣臣
勤恤民隱愛養軍士伸冤抑之獄裁祈請之煩貴近
皆裁以法及擇日齋戒祭告而已傳云十事當即指
此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